

# 从斯珀伯的马克思传记谈当代西方回归历史语境中马克思真实形象与错位

匡文救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省福州市，350117；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传记作为读者了解其生平事业的最佳入门读物，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有效载体对其研究撰写极为重要。本文重点围绕乔纳森·斯珀伯所著《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剖析历史语境还原路径对马克思形象塑造的方法论贡献与内在局限，进一步展开对21世纪以来中西方马克思形象建构所呈现出的多元化态势的分析，结合当下数字技术发展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传记叙事体系，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大众传播。

**关键词：**马克思传记；历史语境；形象建构；数字媒介

**DOI：**10.64216/3080-1486.26.03.076

## 1 重返19世纪，重塑马克思

从1869年恩格斯首先为马克思做传至今，一个问题被反复提及：“如何书写马克思？”。梁赞诺夫曾经指出：“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传记是现代历史编纂学的最重要、最富魅力的任务。”<sup>[1]</sup>1919年梅林出版的《马克思传》是新中国成立前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传记中流传最广的存在，1937戴维·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是英语世界中最权威的关于马克思生平、思想的研究文献。<sup>[2]</sup>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弗朗西斯·惠恩出版的《卡尔·马克思》将马克思塑造为黑客土匪，加布里埃尔的《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以家庭视角撰写马克思展现马克思的温情。2008金融危机过后，较为传统的思想评传归来，以乔纳森·斯珀伯与琼斯为代表的还原路径，引发关于“历史语境化”的思考。米夏埃尔·海因里希认为将马克思和马克思的作品进行“历史化”的分析是有必要的。<sup>[3]</sup>斯珀伯明确地提出要将马克思放回他所处的时代，在撰写过程中强调MEGA2对马克思私人生活的解密功能，“伴随着对这些关于马克思生平的新线索的挖掘，历史学家也在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进行重新思考。新的理解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马克思的解读。”<sup>[4]</sup>

## 2 斯珀伯马克思传的方法论贡献

斯珀伯的传记不仅体现在对新史料、新译法的运用和叙事方式的转变上，还有“历史语境化”的坚守以及对马克思“当代人”神话的解构。以细致入微的日常叙事打破了马克思“革命圣徒”“预言家”的刻板形象，实现了对马克思“人性化”的重塑，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更为立体、真实的历史视角。

## 2.1 斯珀伯的史学学科背景使其在传记写作中呈现新史料新译法新叙事

作为欧洲史学家的斯珀伯对马克思的塑造，首先是对史料体系的彻底更新。该书不仅利用了涵盖手稿、通信、笔记、家庭文献等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在写作方式上用大量的细节建构历史情境。斯珀伯表示：“坚持回溯到马克思手稿的原文，并使用其自创的新译法。”<sup>[5]</sup>在书中对如“科学”、“资本主义”等核心术语的理解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同时，还提出“身为历史学家，就应当致力以历史本来的样貌理解过去，避免用现在的观点做出评判”。<sup>[6]</sup>因此，在评价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文献时，他不再将其作为“理论高峰”，而是将其认为是受到出版环境、个人健康、经济压力与政治联盟等复杂因素影响的历史环境中的产物。

与梅林、麦克莱伦等传统马克思传记不同，斯珀伯采取一种更贴近生活更加文学的叙事方式。运用在场视觉化的方式来描绘马克思的生活细节与环境，以此来展现马克思本人的“平常性”。开篇描写马克思撰写《共产党宣言》的场景：“1848年初冬，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一间装修简陋的公寓里，一名男子正伏案写作……时断时续是他写作的惯常状态。”<sup>[7]</sup>这种日常化的细节描写贯穿全书，让该传记存在一种身临其境的叙事风格。

## 2.2 斯珀伯对“历史语境化”路径坚守与当代西方传统的思想评传回归

斯珀伯传记的最根本特征在于对“历史语境化”的坚守。他认为“马克思的生平、思想体系、政治奋斗历程与愿望，主要属于19世纪”。<sup>[8]</sup>传记在方法上坚持从19世纪的语境与社会结构出发，重新审视马克思的思想

与实践。这种方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重建语言与核心概念的历史意义，强调“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科学”等核心词汇在当时语境中的不稳定性与生成性；其二，通过细致描绘法国大革命的遗产、普鲁士官僚国家的文化宗教逻辑、德意志思想传统、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等因素，构建马克思思想最终得以产生的复杂历史图景。斯珀伯借此方法提醒读者，马克思并非自上而下地发明了一套可以解释现代世界的体系，而是在19世纪欧洲社会阶层断裂、意识形态激化与革命理想燃烧的历史条件下，回应时代困境的思想者。

在传记结构上采取“从摇篮到坟墓”的线性叙述传统，分为“成长”“斗争”“遗产”三大部分。<sup>[9]</sup>这种安排方式虽有古典传记写作的线索痕迹，但并不是为了建构一种统一、连贯的人物成长和思想轨迹的模式。相反，斯珀伯有意突显马克思生活中多重身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承诺的诸多稿件中，真正成稿的只有一篇，而且拖了非常长的时间——这种令人不快的拖延习惯将伴随马克思一生”<sup>[10]</sup>；“马克思无计可施，又要和他的朋友以及熟人借钱了。由于马克思不断向他的这位朋友要钱，恩格斯变得越来越恼火”<sup>[11]</sup>这些重重矛盾没有被很好地中和，但交织构成了马克思生命的轨迹。

### 2.3 解构了马克思的“圣徒”形象，为其回归“凡人”本色做出贡献

斯珀伯以讽刺的口吻指出，马克思在当代文化与媒体中屡次被复活，仿佛其思想能够穿越时代、预见未来，从而对今日社会危机提供解决方案。他强调，马克思思想不是预言式或全知式的，而是“后顾型的人物”<sup>[12]</sup>，“马克思真正的理念与政治实践——是在19世纪初这个大环境下发展的”。<sup>[13]</sup>马克思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专制、七月王朝、1848年革命与普鲁士王权的历史变化间形成了对于社会变革的判断框架，而非通过某种“科学理论”对未来历史作出预测。在此基础上，斯珀伯提出了不同于历史决定论或结果预设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对现实的最终归结，而是对不确定历史进程的解释尝试。

斯珀伯在书中引入了大量生活化叙述，打破抽象化、符号化的马克思形象，构建一个丰满的、人性化的马克思，这种叙事方式是对过去传记中“去人格化”倾向的修正。在斯珀伯看来，马克思并非一位纯粹的理论建构者，而是一位在生活压力、身体疾病与家庭伦理关系中写作与思考的个体。传记显示出马克思的生活境况与写作进度之间并无明确界线，理论生成过程被还原为受时间、情感、物质条件等多重影响作用的实践行为。这种写作策略不以英雄主义或悲情叙事作为框架，也不对思想体系进行过度抽象分析，而是通过丰富的人物维度建

构出一种更符合历史真实的人物形象——一位处于社会转型裂变中的知识分子，一个在革命信念与生活困顿之间不断调整与挣扎的行动者。

### 3 斯珀伯马克思传的内在局限

斯珀伯采用的历史化语境的过度压缩了理论的内在超越性，马克思革命家的政治锋芒被生活化的叙事柔化，巨量的历史细节淹没了马克思思想。斯珀伯也如同当代部分西方学者一样，忽视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延续性，低估了马克思的思想以及马克思本人的革命精神。

#### 3.1 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历史语境化压缩”

斯珀伯采用历史语境主义的方法，力图将马克思还原为“十九世纪德国激进中产阶级思想圈”中的一员。在评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一马克思政治思想发生转折的重要文本时，指出“这部作品受到了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观点的影响，内容主要是针对政治问题进行黑格尔式的反思。”<sup>[14]</sup>主张不应将其作为日后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体系的起点，是马克思辞去《莱茵报》编辑职务之后对普鲁士制度的激烈情绪反应，而非具有系统性理论目标的思想奠基之作。然而，这一解释方式虽然展示出斯珀伯“去后设意识形态投射”的主张，但明显低估了该文本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关键地位。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不仅是青年马克思从宗教批判转向现实社会批判的理论转折点，更在根本上提出了其日后全部实践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设定。正是在该文中，马克思首次明确提出了以下著名判断：“对宗教的批判本质上已经完成了……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内在存在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此外，在该文中，“用批判的武器对抗现实的武器”“哲学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头脑”等句式不仅体现出政治判断，还明确开启了“理论与阶级实践结合”的方法预设。因此，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评析，恰恰揭示了斯珀伯方法的两面性：在强调文本生成的语境约束力的同时，压制了马克思思想的开放结构与理论创造潜能。

#### 3.2 对《资本论》的系统性处理严重不足

在斯珀伯的传记中尽管《资本论》被确立为马克思批判体系的核心，但传记对其理论内容的系统性分析却明显不足。斯珀伯更偏重于讲述《资本论》的出版历程，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编辑协作以及与拉萨尔等人的出版纠纷等外部事件，而对书中深刻的理论构架和概念发展缺乏系统的解读。他在书中多次指出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经历了“反复修改”和“结构反复调

整”，他甚至用“犹豫不定”和“困境”的词汇形容这部著作的形成过程。这种叙述方式暗示《资本论》的理论结构不够统一和清晰，从而将这部经典社会理论书写成了“写作过程的历史纪录”，忽略了其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严密性和逻辑连贯性。

从《资本论》原著来看，马克思在第一卷开篇即通过对“商品”这一最基本经济范畴的细致分析，建立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基石。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为后续货币转化、资本的循环和积累过程提供了逻辑起点。马克思的概念递进体现了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的科学方法，这与斯珀伯所描绘的“结构松散”形成鲜明对比。此外，斯珀伯未能深入探讨《资本论》中“剩余价值”理论的构建——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经济机制。这一理论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核心，也是《资本论》成为后续理论和实践指导思想的关键所在。斯珀伯传记对这些核心概念的忽略，使得读者难以理解《资本论》为何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 3.3 对马克思政治革命性的淡化

恩格斯在悼词中称马克思“首先是革命家”，不过斯珀伯对马克思政治性的处理就显得相对克制。他确实详细描写了马克思参与1848年革命、撰写《新莱茵报》、被逐出多个国家、卷入工人运动等活动，但在书写上更强调马克思“政治记者”或“公共知识分子”角色，而非“革命理论家”身份。评述马克思与第一国际的关系时，斯珀伯指出，他更像是一位调停者和写作上的主导者，而非战略制定者或组织者。

在传记之外，斯珀伯也表明了此类的观点，将民主的政治斗争置于工人组织之上——《哥达纲领批判》今天通常被认为是共产主义未来的展望，这也是马克思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几次表达他对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看法。但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对德国工人运动干预，谴责新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工党具有两个弱点。<sup>[15]</sup>马克思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革命的理论推进，在本书中多被置于个人生活与写作环境之下加以描写，而非作为政治哲学体系加以剖析。这种处理虽突出了“人物与语境”的密合，但也可能造成“革命实践与政治理论”被边缘化的后果。在文本结构中，政治理论常作为背景性说明，而非核心内容分析。在这种叙述模式下，马克思被重构为一个反应型行动者，而非理论型实践者，他不再是主动建构社会革命理论的历史主体，而更多是19世纪危机中的评论者。

## 4 关于当代西方马克思形象的建构反思

当代西方马克思传记写作中，历史语境化仍是其显著的特点之一，那么在未来如何超越单纯的历史语境化

重新激活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米夏埃尔·海因里希提出了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化”为当代马克思传记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我国学者应该积极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传记建构与传播，把握马克思形象建构的主动权。

### 4.1 在 MEGA2 史料的基础上，全面系统的理解马克思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sup>2</sup>）不仅收录了“以往任何一代人都多得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草稿、笔记和信件等材料”，更通过严谨的文献学处理，将马克思手稿的生成过程、修改痕迹及历史语境充分客观化，从而“为对马克思文本进行‘唯物主义’式阅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米夏埃尔·海因里希指出，《资本论》远非一部业已完成的著作，而是一个“具有未完成性质的庞大手稿群”。其未完成性“不单在量的层面没有结束，而且在质的层面也未结束”，特别是在危机理论和信用理论等方面，“马克思的研究过程远未结束”。因此，任何系统化重构马克思思想的努力，都必须正视这种文本的内在开放性与理论发展的非线性特征。这意味着研究者不能简单地以“成熟”作品覆盖或取代早期探索，而应“从它们的起源来阅读马克思的文本，跟随马克思本人的学习研究过程”，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革命实践的交织网络中，把握其思想“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维度上的复杂互动”，从而将马克思的理论视为一个“长期但不断变化着的学习过程的结果”。

### 4.2 合理的进行“历史化”，避免思想与生平相割裂

乔纳森·斯珀伯与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等历史学家的传记写作，虽意图“把马克思放回到他所在的19世纪的环境中”，但其“历史化”往往“起到了使马克思理论失效的作用”，旨在证明马克思的理论“不再具有当代意义或仅具有极为有限的时代价值”。<sup>[16]</sup>与此相对，海因里希所主张的是一种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化”，这种方法论包含多重原则。

首先，它要求“避免将生平和著作割裂”。“没有马克思的作品，就不能理解他生平的许多变化和他的众多决定，而没有他生平的发展变化及由此作出的决定，就不能理解其作品的历史。”其次，它强调对马克思“学习研究的过程、曾有过的思想冲突”进行考察，将文本置于具体的理论与政治辩论之中进行共时性分析，同时又以历时性视角追踪其思想的演变与断裂。再次，它需要对马克思所处的思想与政治环境进行“独立研究”，将黑格尔、蒲鲁东、拉萨尔等人物“首先必须被视为独立的——独立于马克思后来对他们的判断”，以此才能理解

马克思在与他们的交锋中实现的“个人层面和理论层面的转变”。最终，这种“历史化”也要求对传记作者自身的立场保持反思，即对“当下的‘历史化’处理”。传记写作“总是受到传记作者所处时代的冲突以及对这些冲突的态度的影响”，因此，一部科学的传记应承认自身结果的开放性，它“是一个研究过程”，而非宣称拥有绝对权威的定论。

### 4.3 回应时代发展，利用数字媒介进行马克思形象再生产

数字媒介成为当今社会大众了解马克思的重要方式，应加强数字传播对马克思形象塑造的影响力。在传播思维上，革新传统纸质传记主导的传播思维，把握全媒体时代文化传播的新方式与新载体，借助数字技术，将客观、真实的马克思形象呈现于大众面前。在传播手段上，通过融合物联网、大数据与全媒体等新技术手段，不断创新传播形式，强化共情叙事，将马克思的革命历程、个人经历与政治实践同当下语境紧密联结，以此增强叙事的情感共鸣。

搭建一体、开放、共享的数据体系。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构建一个完整一体的具有资料查询、事件梳理、文本比对等功能的马克思生平数据库十分重要。在一体建构上，文化与理论的传播离不开体系化的研究。要提升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优势，就需要增强学术层面的资料透明度与可验证性，注重对形象建构的梳理和整合，形成共同体对马克思生平研究的新认知共识。在开放共享上，需结合国内外热点，遵循传播规律。切实提升国内外传播的普及率与影响力，加强理论思想输出能力，第一时间将理论的最新成果作为公共思想产品呈现在海内外读者面前。

## 5 回到 19 世纪，是为了看清 21 世纪

21 世纪对马克思的再认识，不能只停留于对过去的简单复述，而是应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对其生平与思想意义再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应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将马克思思想重新激活为回应不平等、社会危机与光明未来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不应只是“一个历史中的人”，更应被视为一个仍在问题现场中的思想者——这正是斯珀伯所未完成，但我们必须继续推进的工作。

### 参考文献

[1] 赵玉兰：《梁赞诺夫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渊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2] 参见王东，贾向云：《从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

谈马克思传记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4期。

[3] 参见米夏埃尔·海因里希，陈栋. 不断推进马克思思想的“新阅读”——访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米夏埃尔·海因里希教授[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3, 9(04): 4-16.

[4] (美) 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 19 世纪的人》，刘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 12 页。

[5] (美) 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 19 世纪的人》，刘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 12 页。

[6] (美) 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 19 世纪的人》，刘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 14 页。

[7] (美) 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 19 世纪的人》，刘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 9 页。

[8] (美) 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 19 世纪的人》，刘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 14 页。

[9] 参见刘晓艺：《被塑造的后瞻性》，《读书》，2017 年第 4 期。

[10] (美) 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 19 世纪的人》，刘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 52 页。

[11] (美) 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 19 世纪的人》，刘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 222 页。

[12] (美) 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 19 世纪的人》，刘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 11 页。

[13] (美) 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 19 世纪的人》，刘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 353 页。

[14] (美) 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 19 世纪的人》，刘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 75 页。

[15] Jonathan Sperber, German History: Reflections on Karl Marx the German, 2015, p. 31(3).

[16] 参见马凌. 理解马克思: 当代传记的视角[J]. 当代传播, 2016, (06): 9-11+14.

作者简介：匡文救（2003.04-），女，汉族，四川合江人，法学硕士，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项目基金：项目出处“北京大学翁洪武学术创新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